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 白占全

正月初十过后,山西省委又陆续从太原兵工厂派来了五六个秘密党员,由汾阳联络处送到驻地,陆野把先来的几个人秘密编为一个班,自任班长。留下四个在高豹子的队伍跟着训练,另外两个随他到史老大部搞训练。高豹子那儿已训练了几天,几天来,史老大每天到场观看,说了几次让陆野过去训练,陆野答应再来人一块过去。这回来了人,陆野半晌带着搞过军事的高德胜和王振川来到了史老大所在的阎家院。史老大听说陆野带着人来了,立马从窑洞里跑到大门口,紧走几步,握着拳头在陆野的肩膀上捶了两拳说:“终于把你盼来了!”

陆野介绍说:“这两个人都是太原兵工厂的,以前曾在部队干过。”

高德胜上前一步说:“我是高德胜,史当家的以后多多关照。”

陆野说:“他是王振川,是个打枪的好把式。”

史老大说:“有你和两位兄弟的帮忙,一定差不了。”

陆野说:“史大当家的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

史老大正和陆野他们说着话,二当家的老猫和三当家的苗木手捏盒子枪手柄,眼露凶相走了过来,史老大笑眯眯地说:“二位当家的有事?”

二当家的摸了摸下巴的黑胡子凶巴巴地说:“你请他们三个来,到底是什么心肠?”

史老大说:“能有甚心肠,还不是让人家给咱们训练训练队伍!”

三当家的拍拍盒子枪说:“我看没那么简单。到时候出了岔子,别怪弟兄们不客气。”

老猫杏核眼瞪得大大的说:“谁晓得你葫芦里卖的是甚药。”

史老大听出了他们两个的话中之意,淡淡地笑着说:“二位多心了,分寸为兄自会把握。”

老猫说:“能把握好就行,关键是怕你把弟兄们送到黑风洞里。”

史老大说:“我好歹也吃了二十七八年扁食,连这么个事情也把握不了,还能做了甚事?”

老猫说:“能把握了就好,我们也是怕你听上别人的话把队伍变色,只是提醒提醒,给你敲敲警钟。没事,我们回呀,你们聊吧!”

老猫说罢,摸着胡须,和苗木一起摇摇摆摆回到了窑洞。

老猫和苗木走后,史老大说:“这两个人曾做过土匪,自由惯了,生怕有人管理他们,失去自由。刚才,让你们见笑了。”

陆野说:“这很正常,哪个组织里也都有几个难说话难管教的人。我们要有耐心,慢慢来。”

史老大边说边招呼陆野他们回队部。队部就正在正面的一孔边窑里,史老大就住在队部。窑洞炕上放着一个炕桌,后窑掌放着两个拼在一起的八仙桌,桌子的四边放着四条长板凳。回到队部,陆野和史老大坐在桌子的左边,高德胜和王振川坐在桌子的右边。史老大说:“人员松松垮垮,毫无战斗力,遇到官方堵截就全完蛋了。”

陆野说:“护送烟土或贩卖烟土,都不是长远之计。”

“眼下没有一条顺路可走,也没有什么好营生去做,暂时只能这样。”

“你是个正义心很强的人,应该领好头带好路,把这一帮子弟兄带到正路上。目前有一条正路可走,不知你愿不愿意?”

“哪条路可走,老弟不妨明说。”

“跟共产党走,拉出自己的武装,建立红色根据地。”

“拉出武装,就意味着公开和官方干,我们能干过人家吗?”

“刚开始,人少力量薄弱,可慢慢会越来越壮大的。我们要有成功的信心。”

“这个我明白。老弟有所不知,我带的这一帮土客是由两三股小土客组成的,内部不是一股劲,小股之间常有矛盾发生,要做甚事都要慎之又慎,如果一时不慎,说不定内部就会发生火拼。”

“要搞好内部团结,只有内部团结了,才能干成大事。”

“你既豪爽大气,又粗中有细,一旦走上正道,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我们慢慢来,还是好事多磨吧!”

“那我们何时开始训练?”

“今天时候不早了,明天早晨开始吧!”

“那高德胜和王振川就交给你啦,你给他们安排食宿,我先回高豹子那儿,训练时再过来。”

“好吧,你放心,一定安排得让他们满意。”

陆野说罢,走到门外,叫出高德胜和王振川,低声安顿:“史老大这支队伍比较复杂,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耐心坚持,迟早能把这支队伍改造过来。如果队伍要离开这个村子,你们要想法子跟上他们,与他们融为一体,用行动去感化他们,争取他们。”

高德胜和王振川点了点头说:“明白。”

陆野告别史老大,自己回到了住处。

陆野和高德胜、王振川给史老大部训练四五天,就到了元宵节。元宵节前一天,村里人搭起神棚,闹起了天官会,人们磕头礼拜,求子求福。财主王继美从必独村请来了二义园武家班灯影子戏,在天官神棚对面搭起了戏台,唱开了戏,连唱三晚。头天晚上,村人和土客纷纷前来观看,陆野、白钟林、史老大、高豹子、野鸽子、王继美、王耀英坐在前边的凳子上,野鸽子挨着他哥就座,阿英坐在野鸽子右边,陪着野鸽子,只见一个平面柜大小的木架子正面设一块大白布做成的幕,左右后方是木头墙壁,墙壁上画着各种精美的神仙图案,木头两边顶端各悬挂一盏马灯,箭杆艺人和文武场艺人均隐在影幕后。

开演前,班主武自家穿着长棉袍单拿着戏单让王继美点戏,王继美拿起戏单看了看,点了《富贵图》。武班主让他把十五、十六晚上的戏也点了,王继美仔细看了看戏单说:“那明晚演《青龙关》,后天晚上演《黄河阵》。”

点好戏,幕后器乐响起,响了三通,开戏。随着鼓板声唢呐声起,温文尔雅的书生倪俊上京赶考出场,被已成少华山山大王义兄袁龙、李云请进山寨,恰巧新野县令强抢民女尹碧莲做妾路过,也被押上山来,袁龙杀了县令藏昂,巧施杀美计迫使倪俊救人应亲,拜天地入洞房。尹碧莲在惊慌失措中上场……

野鸽子看了半天看不明白,怎么不见人却有影人出场,还有人在唱,她干脆站起来走到幕后面,只见吹唢呐吹笙的打鼓板各执器具全在后面坐着,两三

个箭杆人头顶露天,拿着细短杆双手挑线,一忽儿双枪对打,一忽儿纵马飞奔,一忽儿跺脚助威,十个指头拨弄灵活,在白色幕布后,一边操纵人山人海,一边咿咿呀呀唱着戏剧人物故事,生旦净末丑无所不能。野鸽子看着箭杆艺人拿起这个影人比画几下放下,又拿起另一个影人舞动几下又放下,乱哄哄地不停着倒换影人,看了半天,依然弄不明白,就返回到座位上问阿英,那白幕上到底演些甚内容,我怎看不明白。阿英说,书生倪俊赴京赶考,被已成为少华山大王的义兄袁龙请进山寨,意欲留作军师未遂,恰好新野县令藏昂强抢民女尹碧莲做妾路过,也被押上山来,袁龙杀了藏昂,见碧莲年轻貌美,即施杀美计,使倪俊救人应亲,拜天地入洞房,进洞房后,门被反锁,对袁龙来说,不管倪俊应亲是真是假,只要生米做成熟饭,留住人才大功就告成。而对倪俊来说,不仅身在“天开云径,心向蟾宫”的时不我待途中,而且唯母命是从,虽拜过天地,断不敢认作夫妻,只得向尹碧莲说明救急应亲原委后,独坐一边。然而,尹碧莲却因绝处逢生,深感救命大恩,又见他斯文有礼,目不斜视,不无天赐良缘之感,心底认了“拜过天地成夫妻”的既成事实,对他敬以新婚大礼。离别之际,二人互赠信物,尹碧莲赠半幅富贵图,倪俊赠孟母教子图。碧莲去倪家投亲,被孟母遣回。一年后,尹碧莲历经磨难,如愿以偿,有情人终成眷属。

野鸽子说:“那个倪俊也不识好歹,尹碧莲那么爱他,他都躲躲闪闪,枉为七尺男儿。”

阿英说:“倪俊出身书香门第,谨遵母训,不爱花红,又负着上京赶考使命,这决定了他在热情似火大胆示爱的尹碧莲面前,必然穷于应付,事事处于被动。”

野鸽子看见白钟林端端正正坐在那儿看戏,提着凳子,低着头,猫着腰,挪了几步,凑到陆野跟前说:“你懂戏?”

陆野说:“不懂,但能看明白。”

“你说那个倪俊是不是个呆瓜?人家尹碧莲对他那么痴情,他却独自坐在一边,无动于衷。”

“我们不能那么看待倪俊,倪俊有倪俊的特殊情况,他既要上京赶考,又是一个唯母命是从的大孝子,怎能因为救人而不经母亲同意就擅自和一个陌生女子成亲呢?”

“那你说这是尹碧莲的问题?”

“不是。要怨也只能怨山大王袁龙、李云了。”

“袁龙、李云让倪俊和尹碧莲拜堂成亲,也是看见碧莲人善貌美,与倪俊相配,纯粹是出于好心,怎能怨他们呢?”

“那你说怨谁呢?”

“依我看,谁也不怨,他们俩就是天配就的一对。你不信了往后可,是不是这样?”

野鸽子接着说:“你说尹碧莲这样的女子好不好?”

陆野说:“好着呢,好着呢!”

戏从拜堂、烤火、赠图、见婆,演到合图,演到高潮,倪俊高中,招安袁龙、李云,带着母亲来接碧莲,停留中的碧莲闻此捷报,喜极而泣。倪俊讨好尹碧莲,叫“娘子”,碧莲无动于衷,倪俊愧疚地连叫三声,碧莲慢慢转身,一本正经地叫一声“仁兄”。演到此处,野鸽子笑得拍脚打手说:“成了成了,一对有情人终于配成了对对,圆满收场。”

牺牲带

(小说连载3)

灯影子戏

后师峪(上)

三天灯影子戏演完,两家土客依然照常训练。史老大队伍带来的给养已不多,他思谋着出去搞些给养,可是苦于没有好的渠道。吃了早饭,史老大独自躺在炕上苦思冥想,恰好二当家的老猫进来,看见大当家的愁眉苦脸,老猫问:“当家的有甚心事?”

史老大坐起来说:“给养不多了,想筹集些,苦于眼下没有甚好办法。”

老猫笑了笑说:“所有的土客出门都不带粮。如果烟土出手不了,那就和富户去要。”

史老大在炕楞上磕掉烟锅子里的旱烟,手托着下巴说:“这怎么可以呢,平白无故和富户去要,他们会给吗?”

老猫说:“不给来硬的,我们的枪难道烧火棍吗?”

史老大担心地说:“这和抢有什么区别,我们又不是土匪!”

老猫说:“土客虽说不是土匪,可有不少土客已不是当初的土客,大多带有匪性,没有正经生意,就拦路抢劫。”

“不行,不行。我们绝对不能干那种杀人越货的勾当。”

“那我们就去干大户。”

“大户里也有好多好人。”

“那就找个欺压百姓的户主干干。我听说中阳后师峪村有个老财叫段寿昌,家有土地几条山,常年雇佣着二三十个长工,此人心肠毒辣,常常变着法子克扣长工的工钱,还经常欺压乡里乡亲,当地人提起这个财主,恨之人骨。我们不妨先把这个人搞掉。”

“我们的目的是搞给养,给钱粮就不能伤人。”

“明白。这个尺度能把握住。那什么时候动身?”

“你带上五六个人,明天鸡叫三遍,天不明动身。”

第二天鸡叫三遍,史老大、老猫带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土客,带了些干粮石头饼,骑着马,摸黑向后师峪方向进发,百十里路程,到达村坡底时已半晌了。此时,几个人走得腰困腿软,只能坐在坡底吃点干粮,歇歇缓缓。

稍事休息,来了精神,到村边问好段寿昌住处,马拴在外墙上,几个人敲开大门,两个人守住了大门,其他几个迅速冲进了二进院正中间的窑洞,老猫面对躺在炕上吃洋烟的段寿昌高声喊道:“段寿昌,坐起来。”

段寿昌听见门响,以为管家进来,依然面向后窑掌吃烟,老猫一声喊得段寿昌吓了一跳,他慌忙翻身坐起,浑身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你们要干甚?”

老猫掏出盒子枪,枪口对准段寿昌的脑门,右手摸着小胡子,瞪着眼说:“老东西,别装糊涂了,我们要干什么,你还不明白?”

段寿昌听出老猫的话音是要钱粮,而不是要命,赶忙闭上眼,镇静了一会说:“好说,好说,要粮有粮,要钱有钱。”

史老大说:“每人扛袋好面就行。”

段寿昌以为只要几袋好面,当下高兴地说:“好面只有百十斤,只能装两袋,其余拿上麦子。”

史老大说:“行。你让管家去准备吧。”

老猫乜斜着眼说:“段财主,先别忙着叫管家,咱们先说好黄的白的再叫也不迟。”

段寿昌说:“黄的压根儿就没有,白洋我给上五百块,当家的看如何?”

史老大说:“你有点小看我们了,五百块那是打发小孩子。”

段寿昌说:“我其实是个土财主,以地为主,不做生意,银钱都是卖粮食积攒的些。”

老猫枪口在段寿昌头上点了点说:“别装穷啦,你的根底方圆左近谁不晓得。看来段财主是吃软不吃硬?”

老猫说着拿枪对准段寿昌的胳膊就是一枪。段寿昌小胳膊棉衣上当下渗出了鲜血,他疼得哭爹喊娘。老猫拿枪在段寿昌头上点了点说:“段财主,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段寿昌哭着说:“你们到底要多少,关键看我有没有那么多。”

老猫说:“最少五千。”

段寿昌一只手压着受伤的胳膊依然哭着说:“没有五千啊,看来我只能死在你们的枪口下了。”

史老大说:“我们也不难为你,出上三千了事。”

段寿昌哼哼唧唧地说:“你们这是要我的老命,三千块就把我的家底全收拾完了。”

老猫用枪把子在段寿昌的胳膊上敲了敲说:“老东西,别装穷了,三千块对你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利索些,出还是不出?”

段寿昌一只手压着受伤的胳膊,忍着疼痛,结结巴巴地说:“出,出。喊一下管家。”

老猫出门喊管家,管家腿筛糠似的从大门口岔窑走出来,跟着老猫走进当中窑,走到段寿昌跟前问:“老段,有事?”

段寿昌火恼恼地说:“不识眼色。你不看来了甚人,没事叫的你做甚。”

管家手抖着没吭声,段寿昌说:“你赶快到高财主家叫老婆吴兰英回来。”